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池北偶談卷八至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員外郎臣牛穎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膳隸監生臣東常

欽定四庫全書

池北偶談卷八

刑部尚書王士禎撰

介推

說苑介子推十五為荆相堂下有二十五進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是又一介子推也

壯節王公傳

宋壯節王公復守徐州閹門死節宋史僅附書趙立傳

亦不詳何許人一日讀劉昌詩興伯蘆浦筆記乃知公
為吾鄉人傳載世系官階始末甚悉筆記十卷乃萬曆
中綏安謝兆申所鈔丹陽賀氏藏本流傳甚少因全錄
之傳云公諱復字景仁淄州淄川縣人也曾祖昊國子
博士祖珍尚書虞部員外郎父愈澶州濮陽縣令贈光
祿大夫公少好讀書博通史傳慷慨有氣節家有唐以
來名臣畫像每指顏杲卿像謂人曰士當艱難捐軀殉
節當如顏公矣以門廕補官試大理評事遷本寺丞公

家故饒財不樂私蓄嘗率其里之貴豪遇郊歲各輸銀
絹十萬以助賞賚郡國效之久之除京東輦運遷京東
轉運判官按部過淄川父老迎候公下車慰謝先是淄
川苦調外苛征公嘗與父老言他日或能奏蠲之至是
以白公公曰官卑不敢言然重食吾言以為父老羞敢
以私田之入代輸三年除兩浙轉運副使時太平日久
民不知兵方臘初叛所過守將望風奔駭公下令所部
嚴保壘修戰備竭力討賊屢戰有功賊平擢徽猷閣待

制遷都轉運使朱勔以花石奉艮岳多取漕艦以載號直達綱公曰今寇起倉卒飛輶繁困而佞幸之徒猶實苑囿惑上心固執不與勔諧於上公疏奏謂不可以不急之務疲民費財擢龍圖閣直學士以事忤宰相王黼

降充龍圖閣待制宋史止稱此官移知成都興利去害民繪像

立祠刻石高宗皇帝詔公知徐州史云以龍圖閣待制知徐州已上官階俱

書不尼雅滿以衆數萬薄徐城孤勢危公合戰數不利遂

閉城拒守金人重圍夾攻晝夜不息城中兵糧單竭死

者甚衆敵勢益張凡二十餘日城陷公躬擐甲胄巷戰竟日度不可禦乃返州治易朝服南鄉再拜曰臣受國厚恩當以死報今日得死所矣謂賊曰死守者我也監

一段

史同其帥

郡而次亡與焉可獨殺我而舍僚吏與百姓
凜然歎異曰使南朝皆如公我豈得至此今汴京已陷二帝北去公尚為誰守乎公罵不絕口帥復說之曰必欲全活生靈請立降當為易官封就知此州公罵曰汝勿誘我我誓有死耳帥察其無降意命左右撗其口流

血公含血噀之子倚在旁不勝憤突見尼雅滿顧手無
挺刃得布囊盛輒擲之中其旁千戶長斃尼雅滿怒執倚
剗其心以祭千戶長欲懼公速降公不顧為帥敵死闔
門百口俱遇害時建炎三年正月二十九日也帳下趙
立求得公尸拜伏痛哭裹以衲褐藁葬於黃樓之側累
甓以誌之敵退立具奏其事天子震悼詔特贈資政殿
學士謚壯節給恩澤五資賙贈絹帛各二百疋初公未
遇害竝而遇乾六體不變術者曰滅門之象也公曰死

生定數也苟獲死所敢逃乎卒時年五十二徐人立廟祀公及倚亦號雙廟勅賜名曰忠烈史云立廟楚州積官至正

議大夫累贈光祿大夫娶趙氏濮邸肅恭僖王宗博之女封安平縣主贈永康郡夫人再娶劉氏章獻明肅皇后之姪徐州陷不食三日卒贈咸平郡夫人先是公長子佾從高宗過維揚及趙立已亡徐州有武衛軍舊隸公義不他屬願從佾高宗聞之詔於樞密院創計議官特命佾為之仍領武衛紹興八年和議成奏乞訪先臣

遺骸優詔許之行至泗州得疾抵徐城驛暴卒明年奉使藍公佐迎護徽宗梓宮交割地界貽書當路漕使訪公瘞所漕委幙屬王之翰往焉故跡漫沒莫得其處忽有老嫗指謂之曰君非求王待制瘞所乎其在此間即所指求焉有冢巋然蓋以獸瓦啓視見大龜覆其上回視老嫗化為虎撤覽取骸聯絡不斷如鎖子骨獨一手指闕之翰炷香禱須臾有指一節浮水上觀者莫不歎駭之翰易棺斂於京師資聖院後子孫徙葬於兗州

萊蕪縣先瑩云紹興十年承宣使田謌扈從顯仁太后回
鑾。佾子達畱淄川一詩送謌云：兩地音塵隔，死生十年
常效執珪吟。羨君已作遼東鶴，顧我空存魏闕心。日下
既蒙新眷遇，海邊休忘舊知音。倘憐萬里親，庭在為向
雲山處處尋。詩至而佾卒已一歲矣。藍公佐使還一日
侍上語次，上曰：王佾有兒女否？奏曰：佾五子流落中原
居江南，所生兒女尚幼弱，上惻然詔令諸女入禁中，命
宮嬪保養之。十餘年賜金帛遣嫁。右傳得於公之玄孫。

默按史附公於趙立傳已非體又剪裁太畧若非興伯筆記公之始末無從考鏡矣碑史可無作乎

傅山父子

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之他太原人母夢老比丘而生生復不啼一瞽僧至門云既來何必不啼乃啼六歲食黃精不樂穀食強之乃復食讀十三經諸子史如宿通者崇禎中袁臨侯繼成督學山西為巡按御史張孫振誣劾被逮山索饋左右伏闕上書白其冤馬君常世奇作義士傳比之裴瑜魏幼亂後夢天帝賜以黃冠衲衣遂為道

士裝醫術入神有司以醫見則見不然不見也康熙己未徵聘至京師以老病辭與范陽杜越君異俱授中書舍人歸山工分隸及金石篆刻畫入逸品子肩字壽毛亦工畫作古賦數十篇常粥藥四方兒子共輓一車暮抵逆旅輒篝燈課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成誦乃行否即予杖

葉文莊論陶南村

孫大雅作滄螺集有陶南村傳載其不應淵帥台哈布哈

南臺御史綽羅辟舉張士誠開府姑蘇以軍誥屈之亦謝不往洪武癸丑命守令舉人才復以病免藝圃種菊有靖節之風又稱其所著輟耕錄文獻足徵其人品著述為世所重如此乃水東日記謂書史會要為楊文貞所不取又謂輟耕錄可鄙豈惡其人者惡及儲胥文莊亦有所不免耶何雌黃之過至此

蔡趙二相子

蔡絛京之子撰西清詩話宣和五年或言絛論議專以

蘇軾黃庭堅為本奉旨特落職勒停

見吳昌
漫錄

后山居士

集有與魯直書云正夫有幼子明誠頗好文義每遇蘇黃半簡數字必錄藏以此失好於父正夫挺之字也蔡趙輩勢能禁天下不敢習蘇黃詩文而不能得之於其

子異哉

明誠撰
金石錄

孫撥

孫撥字艾菴浙人為福寧總兵官吳萬福客閩逆叛於福州以書招諸大帥撥力勸吳公斬其使絕之發兵拒

守而賊兵奄至吳公死之發從死林舍人石來

燭麟

有詩

弔之云誓師幕府勸移兵青史應傳慷慨名死節千秋

比袁粲肯教人笑褚淵生同時有嵇永仁者字畱山無

錫人古文有名為制府范忠節公

承謨客亦從死

歐劉

劉原父與永叔相友善然原父常言好箇歐九可惜不
讀書仁宗嘗問宰執劉敞何如魏公極稱其才歐對曰
劉敞文亦未佳其博雅足重也二公似以名高相失後

村江西道中詩云每嘲介甫行新法常恨歐公不讀書
浩歎諸劉今已矣路傍喬木日蕭疏

梅宛陵取士

元人劉性作宛陵集序云仁宗嘉祐二年歐陽公知貢
舉梅聖俞為試官得人之盛若眉山蘇氏南豐曾氏郿
張氏河南程氏皆出其間葉石林詩話謂是榜得蘇子
瞻為第二人子由及曾子固皆在選中今人止知蘇曾
為歐公門生不知張程二氏皆出其門矣又東坡兄弟

生平於六一師弟之分極深然於究陵祇稱梅二丈亦所未解

謚文公

劉後村云謚古也複謚非古也封演云謚二字者一字為文一字為質世言歐陽永叔卒將謚文常秩時為太常博士議當謚文忠或謂必畱此以待介甫已而果然唐宋以來謚文者獨韓退之朱元晦為不愧他如白居易李翹陸希聲權德輿楊億王安石姚燧歐陽玄輩

皆謚文亦未盡允也獨孤及云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不如咸烈慎靚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秦莊襄楚考烈也唐人論如此則謂文必優於忠亦未必然初元晦議謚文忠劉後村時年十七代其父尚左作駁議因止謚文其略曰正主庇民之學鬱而未伸著書立言之功大暢於後合文與忠謚公似矣而非也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也請以韓子之謚謚公右謚議見後村集第二

十五卷

烏程

予鄉長山劉青岳相國崇禎間歿於戍所予內大父張忠定公廷登及諸鄉大夫於朝房候烏程相祈代題給勘

合溫不可比入閣即日具揭次日而准給勘合之旨下

矣楊鳧岫宮諭士應玉堂薈記載此事云烏程之結主知

亦非偶然也

秦襄毅公年譜

康熙癸亥冬十月偶從同年汶上岳給事鎮九

峰秀得單

縣秦襄毅公

紘

自撰年譜一卷乃公八十歲以戶部尚

書家居時自述時嘉靖十七年也吾東新纂通志出庸

妄之手前代名臣如公及曹縣李襄毅公秉沂州王恭

靖公環皆削其名氏不載目今奉

旨修一統志將何所據為文獻之徵耶因寫書高侍郎

念東碑與巡撫徐中丞敬菴

旭

言之而錄公言行數則

於左方以補言行錄之闕云為御史數忤內官謫沅

陵縣北客驛驛丞都御史軒公上章為予分辨畱中不出同僚或謂予曰足下何以處此官予曰事上臨下素位而行持節守廉誓死不改景泰七年年三十在北客搆茅屋三間題其扁曰安遇日讀五經諸史日夕汎江以漁釣為樂又於軒前自題聯云處困而亨有言不信予為御史時量褊不能容物由此一謫器量漸宏去就漸輕識趨漸明雖一時謫官而得終身受用天未必無意也天順元年遷知雄縣治民惟用絜矩二字

御吏惟用易大畜獮豕之牙一丈至於刑罰一以欽恤
為主忠國公石亨令人來討雄縣南壇舊基許以知府
予不從人皆尤予未一載亨事敗出其門者皆坐嚴譴
有京差捕獵內臣害民予執法禁革誣奏繫御史獄
雄民擊登聞鼓代訴者五千餘人調府谷縣縣乃極邊
戎馬之地予亦不敢鄙夷其民修學廟以興文教築城
堡以嚴邊防里甲公用錢每人一年上戶不過二錢
八年巡撫徐公廷璋保任葭州知州釋寃濫寬租賦五

七日不用鞭朴同僚退而笑之予曰本州負稅事有所
由正當徵收時吏書兵隸投託催糧惟事求取民既納
賂得有所挾因而延緩是豈徒民之罪哉時在坐致仕
官數輩皆為泣下成化元年在葭州欲以二月十三
日齋沐祈雨有父老百餘詣縣告曰本州邊地苦寒每
歲至四月方有雨此時祈雨徒勞心耳予曰天道焉可
知也至期行香焚檄十五至十七連雨三日予乃發粟
賑貸給民予種通借牛犋民大悅四月麥苗將黃乃選

差公當老人催徵五月十五日催完發運六月初三日
告繳通關在葭七月里甲公用每人止用銀六分禱雨
四次輒應或以事出境公幹百姓聞予將回則喜曰雨
來矣巡撫項公忠奏予才堪治繁調秦州道經西安
項公謂予曰秦民難治皆以刁民作梗爾到彼有此等
即打死申來予曰刁民人皆惡之所惡不同上司於刁
民則惡其害人州縣官於刁民則惡其害已但患御之
無道耳苟御之有道刁民將化為良民若專事誅鋤反

使貪官得計耳項公笑而不言到秦一年三年拖欠糧
草皆完健訟與盜賊斂跡項聞之喜曰秦州得人矣里
甲公用錢上戶一年不過銀二錢 秦州有囉哩戶乃
回回別種漢人不與通婚姻自相嫁娶有以兄弟娶姊
妹者有以姑奶奶配甥姪者予訪得清水泰安等縣亦有
囉哩乃移文各縣令其共為婚姻秦俗尚鬼每歲清明
日各辦花山喪儀費至三四千金臨期於城壕拾取死
囚骨殖棺斂葬之云不如此則厲鬼降禍予嚴禁之曰

爾民遇節棄祖墓不拜掃却妄費財物諂事癟鬼何耶
使癟果能為禍予願以身當之此風遂息 服闋秦人
三疏保畱吏部不准秦人日哭於東拱辰門吏部不得
已將見任奏調別州仍授予秦州郭定襄伯贈行詩云
早登金榜列儒紳誰不爭先覩鳳麟曾以霜威消瘴癟
還將和氣布陽春廟堂正擬徵黃霸父老俄聞借寇恂
不獨兒童騎竹待郊原草木亦欣欣

二王公薦士

宋王文正公在政府謹惜名器叙進材品使人各得其所雖咈於己者亦不以私廢公王沂公當國未嘗顯拔一人范希文以為言公曰恩若已出怨將誰歸二公真古大臣之風下此則朋黨而已又下此則賄賂而已

蔣虎臣

翰林修撰蔣虎臣先生

超

金壇人自號華陽山人幼耽

禪寂不茹葷酒祖母夢峨眉山老僧而生生數歲嘗夢身是老僧所居茅屋一間屋後流泉達之自伸一足入

泉洗濯其上高山造天又數夢古佛入己室與之談禪
年十五時有二道人坐其門說山人有師在峨眉二百
餘歲恐其墮落云久之乃去順治丁亥先生年二十
云

三以一甲第三人及第入翰林二十餘載率山居僅自
編修進修撰終於史官性好山水徧遊五岳及黃山九
華匡廬天台武當不避蛇虎晚自史館以病請告不歸
江南附楚舟上峽入峨眉山以癸丑正月卒於峨眉之
伏虎寺臨化有詩云偶向鑊湯求避熱那從大海去翻

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枯體隊裏人嘗自謂蜀相蔣琬之後在蜀與修四川通志以琬故徧叩首巡撫藩臬諸司署前其任誕不羈如此

隱逸傳

宋史隱逸傳載种放而遺郭延卿延卿少與呂文穆張文定遊隱居水南錢惟演留守西京常率歐尹諸公訪之舊唐書陽諫議入隱逸元史余闢不入忠義皆不可解

孔明之學

徐莊裕公問讀書續記云漢儒為學能見得靜字惟孔明一人學以廣才靜以成學等語亦得規模領要

王恭靖公逸事

徐莊裕問讀書續記所載名臣六十四人中清古一條云王環字廷采山東沂州人左都御史為巡撫坐忤權要免官後起為吏部侍郎左都御史正德末士大夫當權豎亂政之後多營私殖政以賄成公門下不受私謁

澹然如布衣時家無僮僕之奉田園之適惟讀書課子孫而已去之日言官惜而畱之公嘉靖中謚恭靖近見新修山東通志削去公及李襄敏公秉秦襄毅公紘名不載因詳著於此

李公謚諸書皆作襄敏
葉秉敬謚法考作襄毅

按恭靖公一字東臯成化進士以清節著聞擢南臺御史改北巡視保定諸郡進光祿寺卿僉都御史總理兩淮鹽法浙東大饑被命賑濟所全活四十萬人巡撫保定乞罷皇莊以甦民困孝宗嘉納之正德丙寅入協理

院事忤逆瑾矯旨罷瑾誅起撫山西時流賊入河東設
險防禦多所斬獲召為吏部侍郎左都御史掌院事風
裁清峻朝廷倚重之嘉靖初進太子太保乞歸卒公
未遇時肄業琅琊山寺夜半有巨手自窓入類人掌而
有毛公取朱筆書一山字於上怪哀號乞免且言公貴
人異日當至都憲公復援筆書一山字於下怪乃得出
公為諸生與友人胡某同讀書別業夏夜胡每苦熱
公輒言涼因易地而寢胡覺清風徐來都忘炎暑忽聞

有人語曰此非王都憲乃胡教官耳叱之不見遁二蓮葉於榻前公赴省試在途為雨阻三日逆旅主人子婦為狐所祟忽三日不至問之曰王公在此故不敢耳比公歸主人以告求為除之公書王環在此四字令置壁上狐遂絕跡公諸生時夜讀書有嫌家持槍隔窓刺之公走避得免月下窺知為某閔三十餘年未嘗告人公後顯貴其人以俵馬差累求救於公公略無難色但笑曰某日夜若刺我死誰當救汝此後慎勿害人其

人感泣謝罪其厚德如此

穆文簡論王安石

堂邑穆文簡公孔弘治中鄉舉領解出王文成公之門

暉

治中鄉舉領解出王文成公之門

為理學大儒然其學多入禪宗其古文精勁自予書出

可匹崔文敏公後渠如送沈朝綬送王如行諸序可見

予尤喜其與武城王文定公道論王介甫書今錄於此

孔暉頓首純甫先生足下昨在陽明先生坐上同觀象
山荆國祠堂記予時未敢謂然者必象山之意多為荆

公恕不為人之社稷計不為天下生靈憂不為後學慮
恕一夫而不憫天下後世此何心哉不然乃象山之偏
見自喜也將以正名定罪釋天下蒼生之憤為社稷大
計不當姑隨也大舜殛鯀於羽山鯀之惡不大於安石
安石之罪浮於鯀予謂以安石擬鯀可也鯀名重安石
亦名重鯀悻直自用安石亦悻直自用鯀族安石亦
圮族鯀陷汨安石亦陷汨鯀不能除天下之害亦不能
成功安石禍及天下生靈生靈何辜宋之元氣遂不復

振其罪尚為不浮於鯀乎夫以傾人社稷流毒四海者
尚取其志堯舜當取鯀之志矣何者鯀之志欲平水土
也孟子曰食志乎食功乎安石之操介在古人一節之
士甚多未可以一節而掩元惡也非聖人無法聖人作
春秋以訓萬世安石獨廢之此不容誅矣安石秉周禮
蓋功利之心勝也何者周禮之政天無曠時地無曠利
人無曠力此聖王所以富天下者盡三才之道者也安
石慕其近似專以利言又無管仲之才所以萬無一利

而害不可勝言矣天下以為君子者安石惡之天下以為小人者安石好之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此之謂拂人之性辟則為天下僇矣欲恕安石者是求為過高之論恐詆後學不淺不審聰鑒以為何如孔暉頓首

穆文簡論格物

穆文簡大學千慮論格物曰蒼頡篇云格量度之也見文選運命論註此朱程以前書乃訓詁之最古者以其書久廢故見之者鮮考之內典隋智顥法華經文句解

分別功德品云格量功德又云格量多少其一篇內格量字甚多此又在唐以前者大莊嚴經論云況復如來德何可格量格量之義古皆用之而程子未之見意雖暗合而解釋弗暢故使聖經難明然其為說合於聖門無疑豈前人所及哉問格之訓至可終廢乎曰不可當云格量物理以求其至其義始備此解甚新然文簡學近於禪亦可見

三進士出處

本朝進士出身最竒者三又一予同年任暄獻杞縣人
明末團結鄉勇以禦流寇南渡授官後軍府左都督靖
邊伯

豫王下江南投誠遂隸旗下中順治壬辰進士以磨勘
被黜復中乙未進士官至江西南贛道僉事一吳李芳
邵陽人崇禎己卯舉人粵西時官至左都御史投誠願
以科第進中康熙甲辰進士一錢世熹五河人南渡為
副總兵官既而為浮屠久之復補諸生中康熙庚戌進

士年已七十餘未幾卒

楊文公

宋王文正公嘗言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欽佩斯言云文公為文正誦法如此而石介作怪說乃謂其蠱壞聖人之道詎不諱哉

王東臯

湯陰王東臯伯勉官文選郎中清介有執持為本朝吏部第一嘗語同官尹瀾柱源進曰宋岳忠武王吾湯陰人也

王之言曰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吾生平服膺斯言
惟求無愧耳又曰作吏部無他才能只須守定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八字

宋開之

王在吏部同時以清直稱者南宮宋開之文運亦以文選
郎內陞歸卧不出魏環溪象疏薦之起鴻臚寺少卿庚
申四月光祿寺少卿缺人應宋序轉適光祿正卿亦缺
特旨以宋為正卿後至刑部侍郎卒謚端憲

薛忠武

明鄆國忠武公薛祿膠州人其父居海島為人牧羊時聞牧處有鼓樂聲出地中心識之語忠武兄弟曰死即葬我於此後如其言葬焉已而勾軍赴北平其兄不肯行忠武年少請往後從靖難師累功至大將軍封陽武侯追封鄆國公其地至今號薛家島

蘇章事

宋人小說載坡公與章惇題名石壁事頃見者舊續聞

又一事極相類子厚為商州推官子瞻為鳳翔幕簽因
差試官開院同途小飲山寺聞報有虎二人酒狂同勒
馬往觀去虎數十步馬驚不前子瞻乃轉去子厚獨鞭
馬向前取銅鑼於石上戛響虎遂驚竄謂子瞻曰子定
不如我舊聞乃擣李項氏抄白本也

徐公長者

宣城徐翁尚書元太父官浙江某縣典史偶以言忤巡
按御史受辱朴責羞憤自免歸時尚書與弟通政元氣

皆失學翁每流涕忽忽不樂尚書兄弟跪請其故曰而
兄弟皆廢學吾無後矣因述受朴直指事復流涕不已
尚書兄弟曰兒輩不類自今願力學以慰大人願勿
悲也乃發憤下帷兄弟相繼登第尚書謁選得某府推
官即直指之家也心私喜得報父怨瀕行置酒戚友畢
集侯翁出稱觴翁稱疾堅卧不起尚書入跪問故且言
此行冀得報夙怨何反不樂為翁曰此吾所以病也吾
為小吏當日誠不為無過但直指稍過當耳且緣渠朴

責激而罷歸教予以有今日則直指乃吾恩人非仇也
汝思報怨吾所以病汝往當以吾言開心告之盡捐夙
嫌是吾子也否則非吾子也尚書唯唯翁乃起盡歡而
罷時直指久失職家居聞尚書來恐甚郊迎盡禮尚書
首述父命誓無芥蒂自是情好甚洽後翁躋大耋三子
皆成進士兩登九列焉此與蔡確父黃裳瀕死屬其子
必報陳氏確既登政路遂以事寘恭公予世儒極典賢
不肖霄壤矣

王倫

王倫宋臣其死不失為忠義金史不應載且與宇文虛中同貶尤非是

張尚書

堂邑張蓬_玄_鳳自明時已為尚書入

國朝為大司寇年已七十餘一日侍宴

上前下階而仆

世祖命內侍披以行出長安門尚有

詔追問能騎否徐諷令以禮致仕遂進所撰禮經樂經而去張公在明時為東林所推嘗自作年譜謂甲申之變欲死而不得吏部侍郎孫二如昌齡謂已曰箕子不死者以洪範也公有禮樂二經道統在焉亦箕子之九疇也何必死

盛王贊

寶應喬聖任

可聘

崇禎中以御史按浙江至金華遇山水

暴漲舟不得進索挽舟者縣令盛王贊呼曰農忙矣令

請以身挽喬逆改而陸行仍薦之於朝時兩賢之此與
唐何易于事相類

高文襄

新鄭高文襄拱為相恣橫已甚至以賜卹大禮大獄建
言贈楊忠愍諸臣官起用葛端肅趙文肅諸公指為徐
文貞之罪其疏有曰皇上先帝之親子也議事者先帝
之臣遺諸皇上者也而乃敢於悖君臣之義傷皇上父
子之恩非所以訓天下也云此與章惇一輩小人倡為

鈔定四庫全書
卷八
紹述之論者何異

石琚

玉堂嘉話載金丞相石琚致仕居鄉聞司隸呵導過門即起立客曰丞相何為如此公曰參軍雖微朝廷命官也吾敢不敬先曾祖司徒公居鄉亦然

元法

元宋子貞作耶律文正公神道碑云河南初破被俘擄者不可勝計及大軍北還逃者什八九有詔停留逃民

資給飲食者皆死無論城郭保社一家犯禁餘并連坐
由是百姓惶駭公進說曰十餘年間存撫百姓以其有
用故也若勝負未分慮涉攜貳今敵國已破去將安往
安有因一俘囚罪數百人者乎上悟詔停其禁

張璁

毅宗孝靜皇后崩禮官議當循累朝故事后謚用十二
字張璁獨謂當用四字其黨霍韜亦非之卒用八字璁
尋以病告歸他日世宗與李文康公時言及此事亦以

為非是璁以庶僚躡致宰相惟敢於負孝宗敢於犯名
教而不之恤銜已售矣以故主之嫡后骨肉未寒雖數
字之虛文亦斷斷持之徒欲以仇孝宗者媚世宗而卒
為世宗所薄小人用心竟何益哉

史兵部

吾邑舊令史公諱能仁河南鹿邑舉人崇禎間來為縣
清正而才剛柔互用至今戶祝之庚辰辛巳歲大祲人
多流亡時邑境甘露降於林木地生羊肚菜公賦詩曰

上天降甘露徧地生羊肚饑食羊肚菜渴飲甘露乳涕
泣告吾民慎無去鄉土真仁人之言也後調繁濬川遷
兵部主事去順治辛卯復至縣雖三尺之童亦東炬歡
迎至十餘里不絕可稱循吏矣惜至今未祀名宦

刻言行錄

頃見嘉靖中鋟文信公集乃鄢懋卿所刻宋明名臣言
行錄浙人劉廷元所刻而序則出南樂魏相手筆也向
見故相某公以書誠其孫諄諄以忠孝為訓而考其平

生天相刺謬亦此類

伍寧方著書

吳人伍寧方袁萃撰林居漫錄彈園雜志續眉山論諸書攻李三才自比於蘇明允辨奸論而其於當時臺諫所推重定國是者則徐紹吉徐兆魁邵輔忠劉廷元數人也其後熹宗之際皆為閹黨兆魁廷元至大司寇輔忠至大司馬紹吉至都御史崇禎初定逆案數人皆褫職定罪是時袁萃已前歿矣至其書并攻孫立亭呂新吾諸公語尤狂悖

金忠節

金忠節公

銓

素精易理讀邵康節先生集手書於後曰

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雖遇時外而勿內退若苦衷遠而弗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游哉庶畢吾世至甲申三月以兵部主事巡視皇城盡節玉河時有中官呂胖子同死二公骨不可辨其家人遂同葬玉河之岸焉公少好誦鄒汝愚先生詩龍泉山下一書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市人何用苦相驚後果一十

八歲領順天解忤璫削籍大節視汝愚無愧云

姚端恪

刑書桐城姚端恪公

文然

真實經濟人也其好生之念尤

出天性常拈句云嘗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
命諸子各錄一紙粘於壁淄川高世豪公戊子所得士
也任南鄭令卒官逋官糧二千餘兩妻子十三人例當
沒官公捐貲數百鍰復醵金代輸高妻子竟獲免好行
其德皆此類公戊子典山東試闈中得先考功兄卷異

之曰他日必為風雅名家

遵典集

遵典集亦伍袁萃撰所取章疏大抵黨邪醜正如趙興邦攻湯兆京孫居相元詩教攻孫璋周起元徐兆魁攻顧憲成孫光裕攻高攀龍岳元聲趙興邦攻呂坤韓浚攻劉宗周姚宗文薦徐大化胡來朝薦邵輔忠徐兆魁皆推為千古公論而劉光復輩之論李三才尤詳哉言之光復揭內訾及福清并及先少師謂少師以位育顏

三才之堂去有餘倅其詆毀君子可謂不遺餘力至所
標榜如邵趙二徐及劉廷元周應秋呂圖南輩皆逆案
中人而周忠惠劉念臺諸公之死卒與日月爭光桀犬
之吠於君子何損毛髮徒自穢耳若先少師之見毀於
光復先方伯之被擯於元韓今日觀之何啻華袞乎袁
萃自負乾坤正氣然乎否耶

張氏

甲寅閩賊作亂有陳某妻張氏早孀撫孤十二年矣賊

至題詩壁上有句云乾坤此際當自決遂難經思南守
陳君某為作傳

雙烈

靈璧有諸生王餐秀者生二子長已娶而病其婦某氏
侍湯藥五年終始如一日疾亟既視含殮畢遂縊死其
季未娶亦病婦某氏女也隨其母來省夫疾遂不肯歸
父母趣之歸曰身已字人嫁不嫁等耳病如是而秦越
人視之乎遂侍左右五日夫死亦自縊殉之知縣馬君

驥御驥親詣其家弔祭

池北偶談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池北偶談卷九

魯仲連

刑部尚書王士禎撰

新城東北錦秋湖上有魯仲連陂傳為魯仲連所居按前書魯仲連子十四篇在儒家

轅固

新城有地名牛固相傳轅固故里也未知所據前書藝

文志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卷齊雜記十八
卷轍固齊人說詩獨不見於班史史但云魯申公為詩
訓故而齊轍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
非其本義云

李顥

种放賜告西歸有一高士隱居三世以野蔌一盤詩一
章贈放云接得山人號舍人朱衣前引到蓬門莫嫌野
蔌無多味我是三追處士孫宋史列放隱逸傳中予嘗

非之若此君差無愧耳近蟄屋李顥兩經徵聘不出有
古人之風顯以理學倡導關中

劉念臺先生

劉念臺先生居常敝帷穿榻瓦竈破釜士大夫飾輿馬
而來者多毀衣以入偶服紫花布衣士大夫從而效之
布價頓昂會稽令趙士謗問疾至榻前見其單陋出而
歎曰豈意今日得覩管幼安萬曆丁巳京察韓浚劉廷
元尋怨東林士謗時為考功爭之曰劉大行之清修人

所不堪此謗所親見者乃止給事中徐耀使浙渡江來
見先生辭之耀曰昔人不得見劉元城以為如過泗洲
不得見大聖耀如徒返何顏見鄉之父老乎先生乃見
之其為世所企慕如此黃少詹石齋祭告禹陵事竣謁
先生及門者三先生不見曰際此亂朝豈大臣徜徉山
水之日石齋聞之即行海寧吳忠節公麟徵初第時
常夢至一古寺有角巾而書碑者所書乃文信國零丁
洋詩問之旁人曰山陰劉宗周也後二公先後殉國

沈文端公

商丘沈文端公鯉家居生日族人上壽時明神宗遣使存問從弟某私語公曰兄位宰相蒙恩存問而羣從子姓濟濟如此可謂盛矣公愀然久之曰弟以為盛吾方憂其衰耳弟愕然問故公曰吾鄉宋立菴太宰纁家法可敬彼方當貴盛吾家不及也頃立菴生日吾預其家宴座中子弟數十人不聞飲啖聲昨吾生日見諸子弟飲啖不顧長者家法如此是以知其衰也後沈再傳遂

不振而宋莊敏公從孫文康公權位宰相文康長子中丞肇今為江蘇巡撫

商丘三張

張昉字子東崇禎庚午舉人潛心伊雒之學不言而躬行甲申後居一土室不入城市時為五言詩學陶靖節書學顏平原守令欲一見不可得今七十餘尚在其兄某少慕神仙棄家訪道五十年不歸弟翮字大羽顚面修髯狀貌奇偉倜儻通輕俠一旦渡江走大雄雜髮為

沙門獨留其髯數年刻期端坐而逝

常給事

常若柱山西人順治丁亥進士改庶吉士授給事中居京邸惟孺人及一老僕供給使貧不能具餧粥居諫職數日上疏劾闖賊偽相牛金星當明正典刑以雪普天之恨坐褫即日賃一車夫婦共坐出國門老僕步從行路皆歎息

李忠定公

世史正綱於李忠定公歿書觀文殿大學士隴西公李綱卒於張浚則不書又引何彥澄家藏朱晦翁墨蹟一帖云十年前率爾記張魏公行實當時只據渠家文字草成後見他書所記多不同常以為恨揭溪斯云宋之不能中興由張浚之逐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殺岳飛也中興宋鑑云張魏公有不可解者二力攻李忠定而寧與汪黃同朝維揚之變國危矣曾微一言聲時相之咎一不可曉也力引奸檜使至得政而寧與趙忠簡語不

相下二不可曉也中興大事記云使浚移其攻忠定之筆而攻汪黃豈不快公議哉浚徒以有子南軒至今稱為正人無識者至比之武侯謬矣江右鄧左之中著張浚不當從祀辨語載前卷中

秦檜復謚

宋寧宗嘉泰四年追封岳飛為鄂王開禧二年追奪秦檜爵謚謬醜此天下萬世公議然實韓侂胄欲用兵而先有此舉也乃邊釁既開又誅侂胄以媚敵遂復秦檜

爵謚則詩矣

王東臯逸事

王東臯

伯
勉

長文選時內大臣某嘗奉

世祖皇帝旨逮工部侍郎張某至部以

旨示滿洲尚書韓代尚書以無漢字名公至屬書之公
難之曰以譯字命郎中出

上意耶某不敢不書大臣意耶某腕雖斷不敢書也二
公皆歎服其有執公嘗宿部休沐甚少而選郎章奏甚

煩五鼓啓事視他司為多一羊裘著之十餘年毛盡脫
滿洲同官聚謀曰王長官一寒至此奈何釀金製狐裘
一貂帽一持遺公公不受曰伯勉生平不受人一錢何
敢拜公等賜同官公言於家宰家宰力勸始受公改御
史內陞時都御史以兩淮鹽法敝欲舉公往公力謝不
可曰內陞借補之員例不奉差今必以此事相付從前
弊竇不敢欺隱以負

主上遂止

癖

阮遜集有屐癖祖約有錢癖初不辨得失後客詣約有財物摒擋未了見客至便傾身障簏詣阮阮方吹火蠟屐歎曰未知此生當著幾兩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判阮公高流何至與錢奴較優劣耶和長輿亦有錢癖當時與杜元凱王武子輩並稱典午人不顧名教流弊至此

孫文定戒子

益都孫文定公廷銓官居鄉恂恂廉慎其子寶侗有高才侍公京邸每鄉試必遣歸家戒不得入京闈嘗曰吾為大臣汝又薄有文譽使或以一第相溷為結納之階平生廉隅掃地矣寶侗至今尚為諸生文定此一節真有唐質肅王忠肅二公之風

楊國忠

天寶九載楊國忠請復張易之兄弟官爵陸務觀詩何至詔書褒五郎是也此與宋復奉檜謚明英宗立王振

廟同

成相國二世厚德

大名成文穆公基大拜後改作居第購得民居有樹貞
節坊者令勿毀其第遂低一隅其子青壇相國克華大拜

後修家廟地為前明陳鴻臚之室有少卿坊適當闢門
之衝當毀其後人式微名而告之曰吾亦故家也忝居
相位詎忍壞故家之棹楔遂改闢門其屋當改造坊久
而欹賴屋以支修屋則坊圯乃并其坊新之人稱其兩

世厚德云

韋蘇州

韋蘇州史失為立傳宋沈明遠始補傳其生平端末終亦未詳集中有逢楊開府一篇少事武皇帝亡賴恃恩私云後人遂疑為三衛而韻語陽秋因附會以為恃韋后宗族云嘆語武斷可笑腐儒之見乃如此

葉忠節

葉映榴字丙霞江南上海縣人順治辛丑進士由庶吉

士改部曹出視陝西學政稍遷湖北督糧參議戊辰武昌兵變從容拜疏公服自剄死奉

旨褒嘉特贈工部侍郎已已

上南巡其子葉敷迎

駕

上諭禮部等衙門當楚省兵譁之際葉映樞盡節捐軀朕心深切憫悼特詔所司優贈亞卿兼予卹廕今巡行江南見其子葉敷迎伏道旁彌增軫惻忠節之臣應特

與謚以彰異數爾等會議具奏部覆特

謚忠節丙霞故刑部侍郎有聲子弱不勝衣在部曹與予為文章之交嘗以虔州圍城中詩二百餘篇屬予序論竟未及報乃甫脫韁圉復遭楚難疾風勁草大節凜然贈官易名迥出令甲之外死不朽矣

姚平仲

老學叢談載陸務觀姚將軍趙宗印二詩惜不得姚名字今渭南文集有姚平仲傳庶齋豈未睹之耶

郭希顏邪說

明嘉靖中中允郭希顏以謫外家居上疏建儲嬰世宗之怒傳首九邊後人憐其罪酷有為請諡者又或入其疏於名臣奏議中可笑按希顏此疏本以遷謫妄有覬覦固不必言其在詞林見議禮諸臣驟貴又見相嵩以議興獻王祔廟稱宗得大拜希顏遂建議欲黜孝宗武宗二廟不與九廟之數而以興獻上接憲宗公論惡之遂以計典罷斥其人穿窬之不若而論者不察猶列諸

直諫之列何哉黃毅菴宗伯

汝良

野紀曇搜備詳其事且

謂二祖列宗之靈實褫其魄此萬世公論論世者之所

當知

邊尚書

弘治末孝宗上賓予郡邊尚書華泉

貢

為兵科給事中

疏劾太監張瑜太醫劉泰高廷誤用御藥逮瑜等下獄
大理卿楊守隨謂同讞諸臣曰君父之事誤與故同例
以春秋許世子之律不宜輕宥此事與泰昌時孫文介

慎論紅丸事相類尚書工詩博雅為弘正間四傑之一
世但知其文章而不知其丰裁如此又先生仲子習字
仲學頗能詩其佳句云野風欲落帽林雨忽沾衣又薄
暑不成雨夕陽開晚晴而老鯀貧窶至不能給朝夕以
死則先生清節可知也

王文成

王文成公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絕頂
康熙中開明史館秉筆者訾謗太甚亡友葉文敏方時

為總裁予與之辯論反覆至於再四二十二年四月
上宣諭湯侍讀荆峴斌令進所著詩文且蒙

召對中有王守仁論一篇上閱之間湯意云何湯因對
以守仁致良知之說與朱子不相刺謬且言守仁直節
豐功不獨理學

上首肯曰朕意亦如此

睿鑒公明遠出流俗之外史館從此其有定論乎

仁宗徽宗

元臣庫庫曰宋徽宗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耳吳轄錄記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此語在庫庫之前可謂絕對

蘇叔黨大節

宋人議蘇過叔黨附梁師成師成妻死為服總麻云顧略其大節元袁伯長清容集有跋叔黨竹石牧牛圖云小坡竹石綽有父風後卒定武罵賊不屈死之其氣節不墮光於前人矣事詳揮麈錄劉後村跋小米畫云叔

黨之才百倍元暉元暉至侍從叔黨死小官命也夫揮
麈錄又載叔黨政和中召入禁中畫窠石而終不遇

武陵起復

予嘗論楊武陵奪情事後人論之過刻聞之山長教授
岱云其父客嚴首昇周聖楷輩為武陵所抑遂謄謗書
又當時與黃石齋先生矛盾故論者多少之耳予按禮
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
與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注

曰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公羊傳閔子要經以
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春秋亦紀晉襄公墨縗之
事漢唐以來遂有起復之禮能改齋漫錄云前漢翟方
進喪既葬二十六日除服起視事後漢桓焉為太子太
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賜牛酒奪服宋王
性之默記云本朝不獨宰相即百執事皆起復惟富鄭
公以太平而辭儒臣如楊大年王元之晏元獻皆未持
服富公之後如陳升之亦百日起復此蓋朝廷體貌况

在兵革之際云按已上諸公非盡有金革之事若武陵

則金革之事也顧論者不責彼而責此何歟又考明初
名臣亦多起復至羅一峯論李文達後此風始息奪情
固非美事然南陽以一峯武陵以石齋獨受惡名則不
幸也聖楷字伯孔湘潭人有才名後為獻賊偽常德知
府發掘楊相祖墓最慘卒為獻賊所殺

真諦

樂郊私語載楊璉真伽至海鹽州寓城北德藏寺欲發

掘陸左丞朱提舉妻女之墓寺僧真諦聞之怒形於色
揚五更肩輿擁衆出真諦忽起抽韋駄杵奮擊從者數
百人不能拒人見真諦於衆中超躍每踰尋丈捷如鷹
隼楊大懼遁去後二年真諦行脚峨眉不知所終此僧
殊快人意但恨不在賊髡發諸帝陵寢時耳

浙江人物

西園雜記論兩浙人物劉文成為謀臣之首宋文憲為
文臣之首方正學為忠臣之首于忠肅為功臣之首宸

濠之變孫忠烈首輸忠死節王文成首倡義戡亂此皆
贊也獨謂世宗之初張羅峯首建議以成大禮此所謂
貂不足狗尾續者耶

兩薛居正

五代宋初有兩薛居正其一錢唐人仕吳越武肅王官
太尉卒謚貞顯

神魚井

何騰蛟字雲從明末以都御史撫楚其先山陰人成貴

州黎平衛遂為黎平人所居有神魚井素無魚騰蛟生
魚忽滿井五色巨鱗大者至尺餘居人異之後騰蛟盡
節死井忽無魚

野紀曇搜

黃毅菴尚書

汝良作

野紀曇搜明二百餘年間大事稍備

其持論頗正然不可解者二事其一謂李西涯與劉文

靖謝文正為三仁其一嘉靖初大禮議主張桂輩而詆

楊文忠也

吳康齋李文達

世論吳康齋太刻野紀曇搜云與弼以布衣老儒一旦授五品侍從人皆詫為殊榮寧復過望蓋與弼之聘薦自石亨亨小人後來敗露輿論推求能無為盛德之累如蔡邕受知董卓遂喪生平故不受耳與弼好遯不汙見險能止見地優於楊時多矣此論甚公曇搜又云王文恪評李文達云國朝三楊後得君最久者無如李賢亦能展布才猷然當時亦以賄聞云文達相業視三楊

有過無不及後王亦入閣相業如何勿亦不自見其謬乎頃見施愚山閩章在史館作文達列傳頗致微辭不敢謂然施或未覩毅菴此論耳

司空表聖

史謂司空表聖躁於進取前人辨之屢矣考一鳴集有答孫邵書益證史官之妄書略云古之山林者必能簡於情累而後可久今吾少也忿然不能自勝於胸中乃不誠於退者然亦窮而不搖辱而不進者蓋自審已熟

雖進亦不足救時耳彼一餉之罄或請濟於其鄰雖童
子不可以空器給之也矧當艱否之運吾君吾相方以
爵秩來天下之賢將與之共拯其可沽虛而自售耶又
云愚雖不佞為士大夫獨任其恥者久矣其可老而冒
之耶韓吏部激李桂州之必行責楊道州無勇雖致二
賢適自困亦何救於大患哉觀此書躁進者肯為此語
否史之妄不辨可知

峴山憮宋人題名

襄陽峴山羊公祠有石幢一枚凡六面高六尺每面濶
九寸有蓋有座一面直書下第一行刻使帖襄陽縣第
二行刻准慶歷七年十一月六日中書劄子襄州奏當
州城南五里有峴山一所上有古祠碑又有晉太傅已
俱磨滅僅存聖旨字末行上存帖到速採石大字書刻上
件其四面界作六層刻詩下題名又一面大書題名又
幢一臥峴山上其文可辨者十三字曰石於山巔播清
芬而已餘盡漫漶末云開國男張九齡撰前一幢詩

可辨者三首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知襄州事王
洙七言古詩云襄陽南出大路奔小山曰峴名特尊山
形卑墮不峻極屹若巨首臨江濱大山半宮不成霍絕
水闕左非為壘砠巔負戴危石箕踞曼衍羅芳蓀漢
流長驚濱其足東望瀰迤皆平原槎頭下瞰罟罿集蔡
洲近眺田園蕃何物茲山匪秀出得使今古聞聽喧自
昔羊公好登覽山名直為賢者存鹿門望楚鎮區境鳳
林冠蓋延山樊丹巖翠壁互幽勝日月虧蔽煙嵐屯公

胡遺彼而樂此談者未始聊訖綸吾謂聖達竟超豁高覽便欲周乾坤孔登泰山小天下阮升廣武歎豎缺一
字

會稽探穴禹書出之果望海雲濤翻此中風景亦虛遠極目見盡江山源東吳未定勞機策置酒嘯咏紓勞煩數顧溫甫恤躬後誓將百歲游精魂對公盛德與山永正惟湛輩如公言今茲去公僅千載凜然英氣猶軒軒我來追古一長息舊迹廢毀成悲吞民豪占山童其木嘉植不得容本根利取薪蘇積稠豢粥之陶旗供燒燔

羊公無廟忽不祀但縱淫鬼散牲蘩中亭有碑即墮淚

至今觀者懷仁恩於民何誅不足問非民忘德由官惛

下教里邑復祠宇叙諸祭典躋之元恩仁愛樹恭所爰

禁止樵伐修墻垣且欲王命得守固謄言狀事馳九閨

書聞天子

缺一
字

報可金石款刻垂後昆

缺五
字

遺愛最爾

風化常

缺二

給事中知蔡州事吳育絕句羊公千載得

清吟芳迹雖遙契昔心更與峴山為故事凜然風格照
來今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光化軍事李宗易律詩叔子

祠荒歲已深異時賢守重登臨峴山岑寂瞻風槩漢水
靈長想德音奉詔始聞新締葺有知那復歎湮沉又刊
翠琰畱南夏先後功名照古今其端明殿學士尚書禮
部侍郎李淑諸人詩皆缺已上每面十一行十二字名
字可辨者范仲淹李淑吳育劉敞李宗易張去惑孫抗
韋不伐李康伯賈黯裴昱馬雲黃通連庠又宋人飲饑
題名甚多知名者張唐英趙德麟魏道輔岑巖起李方
叔已上凡七則大者方員徑寸小者殺其半字畫端勁

非俗書也予以康熙壬子過襄陽徘徊祠下未及摹搨
止錄諸公題名予門人淮陰張力臣弨有嗜古之癖辛
亥過襄曾有拓本頃索之略錄如右

蘇汝霖陳光龍

廣西孫延齡馬雄之亂死節者前則巡撫馬公雄鎮富
川知縣劉公欽鄰後則巡撫將軍傅公弘烈又有閩關
賊中百折不回乃心王室如提學道僉事蘇公汝霖平
樂縣知縣陳公光龍亦疾風勁草也蘇棄家逃至肇慶

軍前題補布政使部議以品級太懸不允蘇彝死於粵
然軍前題補品級相懸者不可勝計如胡一璉以僉事
題補布政使是也獨蘇格於部議可歎陳僅題授梧州
府同知尋以病請一妾鄧氏一子粵郎皆死猺峒中讀
其與袁太常書甚可悲也蘇字鶴洲石埭人壬辰進士
陳黃陂人舉人

王秋澄

王秋澄先生教萬曆中官吏部文選郎中力持公法政

府權璫無所措手繼者為顧涇陽孟雲浦馮思_{生虞}_皆效之遂相繼默逐伍袁萃林居漫錄云然又嘗薦起鄒忠介趙忠毅諸公為正人所倚先生吾鄉淄川人也

王邦直

王邦直字子魚又字東溟即墨人以歲貢官鹽山丞上疏罷歸殫精聲律之學聚書千百卷坐臥一小閣二十一年成律呂正聲六十卷其說謂君聲最清管以三寸九分本呂氏春秋其數配之揚子雲太玄縷析比合而以

諸家九寸之說為非是萬曆甲午詔修國史翰林周公如砥上其書史館深為大學士南充陳公所歎賞周公云班固律歷志載即墨徐萬且氏治太初歷第一而子魚追配之於千載之後其外孫黃御史宗昌序刻之康熙十八年予在明史館亦上其書

楊襄毅

蒲州東門外有兩阜蜿蜒形家相傳以為貴地楊襄毅公博為吏部尚書時命堪輿擇吉壤得此地以告公曰

此關闔郡文章科第我曷為私之即於其地建文昌祠人皆服公厚德不可及後公長子俊民官至戶部尚書第四子俊卿官錦衣餘三子皆官監司俊卿子元祥元祥子世芳皆官詹翰世以為公厚德之報云元祥未弱冠登第入翰林早死母哭之慟一夕見夢曰母勿過傷兒當復來未幾生遺腹子即世芳也未弱冠亦登第八翰林母猶及見之吳天章雯說

大椿堂

蒲州有大椿堂為楊襄毅

博

王襄毅

崇古

張文毅

維

三公

讀書之所其後三公相繼登進士第一大拜一至吏書
一至兵書張即王之甥也山西至今傳為盛事

黃詩

黃先生端伯江西人精禪理少時見其瑤光閣集一卷
皆宗門語乙酉以給事中殉節金陵將授命有報恩寺
僧一輪趨過黃呼令代書一絕云對面絕思量獨露金
剛王若問安身處刀兵是道場書畢從容就義死此詩

載甲乙事案

兩蕭后

遼聖道二宗享國皆最久皆有宮闈之變聖宗仁德皇后善琵琶法天后訥木錦誣其與琵琶工燕文顯李文福通投書聖宗寢帳聖宗不之信其後竟為訥木錦所殺道宗宣懿皇后工詩尤善琵琶耶律伊遜誣其與伶官趙惟一通構死才藝足為婦德之累况可耽音樂乎仁德事載契丹國志遼史本傳不載宣懿事詳焚椒錄

王若之

王若之字湘客益都人明南京戶部尚書基冢孫為人瀟洒疎誕有晉人風致工尺牘好彈琴善五言詩嘗刻尺牘五言四卷以門廡入官仕至長蘆都轉運使南渡官金陵大兵渡江若之轉徙寓姑熟佛寺以書畫鬻其古金石文字自隨車尚兼兩洪文襄公承疇諭之降不屈死王所寶古琴名桐笙今尚在其家

徐鉉

南唐以徐鉉使北請緩師後主曰卿行當止上江救兵勿令東下鉉對曰今社稷所賴惟此救兵何可輒止臣此行未必能紓國難但置之度外耳此不惟純臣之誼亦識事機後金人圍汴京唐恪耿南仲輩專主和議止各道勤王兵遂致二帝北狩之禍非鉉之罪人乎

李師中

蘇明允預識荆舒之姦人皆服其先見同時李待制師中因邸吏報包希仁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

曰包公無能為今鄞令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此人明允擬之王夷甫盧杞師中擬之王敦其識不相上下皆不減張安道呂獻可今人但知老泉何也

馬驥

馬驥字驄御一字宛斯濟南鄒平人順治己亥進士仕為淮安推官終靈壁令生而清羸博雅嗜古尤精春秋左氏學撰辨例三卷圖表一卷隨筆一卷名氏譜一卷

又著繹史凡分五部一曰太古

三皇五帝計十篇

二曰三代

夏商計十篇

西周計二十篇

三曰春秋

十二公時事計七十篇

四曰戰國

春秋以後至秦亡計五十篇

五曰外錄

紀天官地志名物制度等計十篇

合一百六十篇篇為一

卷始開闢原始迄古今人表其書最為精博時人稱為
馬三代崑山顧亭林炎尤服之康熙癸丑歲卒於官靈
壁人皆為制服云

蕪湖烈婦

江南初入版圖時有裨將於蕪湖掠一婦人義不受辱

衣服上下縫紉周密其夫訪贖之主將堅不許婦悲憤
投水死至晚泊舟艤前窓窣有聲則婦尸已在次日泊
舟復然以篙逐之俄頃復至又次日復然乃弃而棄之
岸月餘此將在船頭納涼忽大叫曰婦又至矣翻身落
水而死

二尹

成化間歷城尹恭簡公旻為小人所擠尹直著瑣緘錄
尤極誹謗其書久行於世至有不辨二尹邪正者一日

閱李文鳳月山叢談公道較然因錄於左方李云成化
末小人用事南昌李孜省挾左道干進位尚書掌通政
司託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太宰歷城尹
公不右江西人乃計謀極力擠罷而用豐城李裕代之
及薦泰和尹直入內閣起永新劉敷長憲臺高安黃景貳
禮部四人皆世稱寡廉鮮恥者而新建謝一夔安成劉
宣俱不保晚節一夔進工部尚書宣貳吏部物議沸然
不平獨服盱江何公喬新節行介特未幾孜省誅死直

等相繼免公論始明云當時謠曰公道不如王恕選法不如尹旻

張昭

張昭濟南蒲臺人忠義前衛右千戶所司吏英宗復辟石亨曹吉祥等恃寵賣官至三千餘員昭奏之直隸山東大饑復上書言六事上皆從之後任南昌府司獄學士張元楨謂之曰君昔三疏位卑而議論甚高官小而事業則大已寫入金縢令名無窮矣蒲志出庸手恐遺

此公因讀月山叢談錄之以存其人

圖文襄厚德

大學士謚文襄圖海公既定平涼軍中論功取諸將偏裨士卒記功牌報部記過牌悉聚焚之不以語人其厚德如此子諾敏公今為刑部尚書人以為陰德之報前寶雞令高君某云在軍前親見之

鈞陽二老

一日與客談及逆瑾時閣老劉宇曹元不知何許人及

考列卿年表元南直隸含山人字則河南鈞州人與馬
端肅公同時同里馬公勲德如泰山北斗至今人稱鈞
陽公而字曾不得比於蚍蜉之細官位之不足重人如
此

光孝寺鐵塔文

廣州府光孝寺有鐵塔一乃劉鋹所造上有文曰大漢
皇帝以大寶十年丁卯歲敕有司烏金鑄造千佛寶塔
一所七層并相輪蓮花座高二丈二尺保龍闕有慶祈

鳳歷無疆萬方咸底於清平八表永承於交泰善資三
有福被四恩以四月乾德節設齋慶讚謹記後列中官

姓名

予廣州遊覽
小志別詳之

三帝陵詩

一路荒山秋草裏行人惟拜漢文陵唐人詩也四十二
年如夢覺春風吹淚過昭陵宋人詩也祠官如可乞長
奉泰陵園先帝侍臣空灑淚泰陵春望已模糊明人詩
也文帝仁宗孝宗三君德澤感人之深如此

至誠

古來名臣多矣然千百年後讀史至諸葛忠武侯司馬文正公之薨輒感動流涕者至誠為之也

朱忠莊公遺疏

明中丞朱忠莊公諱之馮本名之裔字德止號勉齋京師人金忠潔公鉉其妹之夫也二公平日以理學相砥礪後皆死甲申之變公子丁未進士敦厚示公殉節時遺疏及家書各一通敬錄之疏云我國家金甌全盛不

謂人心離散財用困窮一至于此此臣之所為痛哭流涕也臣力已竭臣罪滋深南望九叩一死以報我皇上念我太祖高皇帝功德高厚我皇上憂勤獨深歷數無疆中興可待唯以收人心培節義二者為先務而已收人心在愛民力在拔廉官此大學所以反覆於用人理財也我朝士氣原振自逆璫摧折遂致廉恥風微從來仗節死義之士多在敢言極諫之中此宋朝所以待士仁厚也云遺書云吾弟吾兒讀書須讀經世書

佔畢之學無用也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不可不讀我以死報國此心慊然朝聞夕死原無二也勿以為念公死時有宣府諸生姚時中同日自經於學宮

在疚記

忠莊朱公著在疚記一卷語多精詣略載數條於左深山靜坐十年使習與性離塵世順應十年使外與內合為學之事或幾化矣人自晝至夜當知何所事知者則性命生死俱了鶯飛戾天魚躍於淵即是仕止

久遠 古之人修身見於世非誠不能誠則貫微顯通
天人一世不盡見百世必有見者 紀綱之壞存乎風
化氣節之壞存乎培養人心之壞補偏救弊存乎執中
約言之存乎朝廷 聖人之死還之太虛賢人即不能
無物而況衆人乎 實變氣質方是修身 士憎茲多
口則何以故曰持介行者不周世緣務獨立者不協衆
志小人相仇同類相忌一人扇謗百人吠聲予嘗身試
其苦者數矣故君子觀人則衆惡必察自修惟正已而

不求於人 待小人尤宜寬乃君子之有容不然反欲
小人容我哉 中者不落一物庸者不遺一物 隨事
無私皆可盡性至命而忠孝其大者 平日操持非實
試之當境決難自信 隱惡揚善聖人也好善惡惡賢
人也分別善惡無當者庸人也顛倒善惡以快其讒謗
者小人也 赴大機者速斷成大功者善藏 同是中
庸而有君子小人之別微矣哉

池北偶談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池北偶談卷十

刑部尚書王士禎撰

崇禎五十相

崇禎朝閣臣五十人韓爌孫承宗黃立極張瑞圖李國
楷施鳳來來宗道楊景辰李標劉鴻訓周道登錢龍錫
成基命周延儒何如寵錢象坤溫體仁吳宗達鄭以偉
徐光啟錢士升王應熊何吾騶文震孟張至發始由外
僚入閣

林釤孔貞運黃士俊賀逢聖傅冠劉宇亮薛國觀楊嗣
昌程國祥方逢年蔡國用范復粹姚明恭張四知魏照
乘謝陞陳演蔣德璟黃景昉吳甡魏藻德李建泰方岳
貢范景文丘瑜

初夫人劉太夫人

先始祖妣初夫人諸城人年始笄一日忽為大風吹至
新城之曹村時始祖琅琊公方為某大姓傭作未婚遂
作合焉三世至潁川公而讀書仕官四世至太僕公始

大其門二百年來科甲蟬連不絕皆祖妣所出也萬曆
中吳門伍袁萃著林居漫錄記其事後嘉興賀燦然作
漫錄駁正於此條下云王氏之興必有陰德此類語恆云

不知此事乃實錄也又先司徒公萬曆間以終養告

歸舊有撫楚時銅爪工命工鎔之忽成峰巒洞壑之狀

及南極老人西王母八仙之形無不酷肖是日先高祖

妣一品劉太夫人九十壽辰也觀者皆悚異此事載朱

平涵相國國橫湧幢小品中伍以王氏發祥於司徒公而不云太僕公則誤也太僕公

登嘉靖辛丑進士司徒公登嘉靖壬戌進士謂司徒公
登丁未進士亦誤朱公小品又記先太師公宣大出粟
事謂推之九邊皆可行然謂為王見菴中丞誤也
先司徒公別字見峯太師公別字霽字朱筆誤耳

溪州銅柱記

五代楚王馬希範復溪州銅柱記云 天策上將軍江
南諸道都統楚王希範 天策府學士江南諸道都統
掌書記通議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
國賜紫金魚袋李宏臯撰 粵以天福五年歲在庚子
夏五月 楚王碑凡空一字皆另行 召天策府學士李宏臯謂

曰我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徵側於龍編樹銅
柱於象浦其銘曰金人汗出鐵馬蹄堅子孫相連九九
百年是知吾祖宗之慶緒綿遠則九九百年昌於南夏
者乎今五溪初寧郡帥內附古者天子銘德諸侯計功
大夫稱伐必有刊勒垂諸簡編將立標題式昭恩信敢
繼前烈爲吾紀焉宏臯承教濡毫載叙厥事蓋聞牂
牁接境盤瓠遺風因六予以分居入五溪而聚族上古
謂之要服中古漸爾羈縻洎帥號精天相名姓氏漢則

宋均置吏稍靜溪山唐則楊思興師遂開辰錦邇來豪

右時恣陸梁去就在心否臧由已溪州彭士愁通鑑作
代史作士然吳任臣

十國春秋作仕然世傳郡印家總州兵布惠立威識

恩知勸故能歷三四代長千萬夫非德教之所加豈簡

書而可畏亦無辜於大國亦不虐於小民多自生知因
而善處無何忽承間隙俄至動搖我王每爾含宏常加
姑息漸為邊患深入郊圻剽掠耕桑侵暴辰澧疆吏告

福郡人失寧非萌作孽之心偶昧戢兵之法焉知縱火

果至自焚時 晉天子肇造丕基 倚注雄德以 文
皇帝之徽號繼 武穆王之令謨 冊命 我王開天
策府 天人降止備物在庭方振聲明又當昭泰眷言
僻陋可俟綏懷而邊鄙上言各請効命 王乃以靜江
軍都指揮使劉勣率諸部將付以偏師鉅鼓之聲震動
溪谷彼乃棄州保險結砦憑高唯有鳥飛謂無人到而
劉勣虔遵廟筭密運神機跨壑披崖臨危下瞰梯衝既
合水泉無汲引之門樵采莫通糧糗乏轉輸之路固甘

衿甲豈暇投戈彭師果為父輸誠束身納款我王愍其通變爰降招攜崇侯感德以歸周孟獲畏威而事蜀王曰古者叛而代之服而柔之不奪其財不貪其土前王典故後代著龜吾伐叛懷柔敢無師古奪財貪地實所不為乃依前奏授彭士愁溪州刺史就加檢校太保諸子將吏咸復職員錫命有差俾安其土仍頒廩粟大賑貧民乃遷州城於平岸溪之將佐感恩向化請立柱以誓焉於戲王者之師貴謀賤戰兵不染鐸士無告

勞肅清五溪震讐百越底平疆理保乂邦家爾宜無擾
耕桑無焚廬舍無害樵牧無阻川塗勿矜激瀨飛湍勿
恃懸崖絕壁荷君親之厚施我不徵求感天地之
至仁爾懷寧撫苟違誠誓是昧神祇垂於子孫底爾族
類鐵碑可立敢忘賢哲之蹤銅柱堪銘願奉祖宗之
德弘臯仰遵王命謹作頌焉其詞曰昭靈鑄柱垂英
烈手執干戈征百越我王鑄柱庇黠黎指畫風
雷開五溪五溪之嶮不足恃我旅爭先若平地

五溪之衆不足憑 我師輕躡如春冰 溪人畏威仍
感惠 納質歸明求立誓 誓山川兮告鬼神 保子
孫兮千萬春 推誠奉節弘義功臣天策府都尉武安
軍節度副使判內外諸司事永州團練使光祿大夫檢
校太傅使持節永州諸軍事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
柱國扶風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馬 希廣奉 教監

臨製造

按希廣即發王

天福五年正月十九日溪州刺史彭士愁與五衆歸明

衆具件狀飲血求誓 楚王略其詞鐫於柱之一隅

右據狀溪州靜邊都自古已來代無違背天福四年

九月蒙 王庭發軍收討不順之人當都頭將本營
諸團百姓軍人及祖父本分田場土產歸明 王化

當州大鄉三亭兩縣苦無稅課歸順之後請祇舊額
供輸不許管界團保軍人百姓亂入諸軍四界劫掠
竝盜逃去戶人凡是 王庭差綱收買溪貨并都幕
採伐土產不許輒有私占其五姓主首州縣職掌有

罪本州申 上科懲如別無罪名請不降官軍攻討
若有違誓約甘請准前差發大軍誅伐一心歸順王
化永事 明庭上對三十三天下將宣祇為證者
王曰爾能恭順我無差徭本州賦租自為供贍本都兵
士亦不抽差永無金革之虞克保農桑之業 皇天后
土山川鬼神吾之推誠可以 元鑒 靜邊都指揮使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使持節溪州諸軍事守溪
州刺史上柱國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彭士愁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前溪

州諸軍事守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佐

此下有檢校尚書左僕射龔明芝 檢校尚書左僕
射田宏贊 檢校左散騎常侍覃彥仙 檢校國子

祭酒朱彥瑀 檢校太子賓客向宗彥
檢校司徒彭允璫 檢校司徒田偉暉

武安軍節

度左押衙充溪州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

僕射守溪州三亭縣令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俗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左義勝第三都將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刑部尚書前守富州別駕兼御史大夫上柱

國彭師果

此下有檢校太子賓客龔貴檢校左散騎常侍覃彥富檢校司馬田弘佑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充砂井鎮遏使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棟武安

軍節度討擊副使左歸義第三都將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果

此下有檢

校尚書左僕射覃彥勝

試大理評事監察

御史彭允臻

檢校右散騎常侍田彥道

銅柱高一丈二尺內入地六尺重五千斤并石蓮花臺

維天禧元年十一月十五日移到至十六日豎立記

予按陸游南唐書謂彭師嵩不知其世家希萼與弟希崇爭國希萼敗見執希崇避殺兄名於是命師嵩幽希萼於衡山使甘心焉師嵩歎曰畱後欲使我弑君耶吾豈為是哉至衡山與廖偃護視甚謹遂築行府奉希萼為衡山王請命金陵元宗為出師定楚亂希萼遂入朝偃師嵩俱從行馬令南唐書云希崇遣彭師嵩廖偃囚希萼於衡山師嵩奉希萼為衡山王臣於南唐十五國春秋云希萼入府視事吳宏彭師嵩見希萼皆釋不殺

賜希廣死師嵩葬之瀏陽門外師嵩疑即師果也然則彭氏雖溪蠻乃馬氏之忠臣與周行逢據湖南時有謠云滿天太保滿地司空觀此碑所書蓋自馬氏時已然矣

杜公厚德

寶城杜文端公立德器厚重人不見其喜愠之色京師有無賴子偶與羈萃閑乘醉隨公輿後辱詈公若不聞無賴子隨至邸第詈不止久之公遣問曰詈可已乎無賴

子歸酒既醒或告以昨辱宰相倉皇詣第謝罪公慰遣之仍與二金令改行生理無賴子感泣而去歲時必至公門叩拜卒為善人予鄉文定孫公鉉司寇高公衍居鄉亦然皆可為士大夫法

成給事

初益都馮公薦起魏光祿衆樞於田間并及成主事性於是魏授御史成授給事中成即魏已丑門生也曾以中書舍人假御史巡按福建有清聲在京師却掃絕交遊

亦廉介之士然其著書自述有云不用磁器以木代之
夫磁器非玉杯象箸之比詎可廢之亦矯矣在省中無
他建白惟請遣官清丈蜀省田增加賦稅會有兵事其
說不行

瑣綴錄

尹直瑣綴錄極詆尹恭簡公旻予頃閱月山叢談已錄
其說二公邪正瞭然可見又駱兩溪文盛南埜雜談云吳
康齋陳白沙卓然一代人物即有所短亦白璧微瑕而

尹直瑣綴錄肆其醜詆所謂醜正惡直小人而無忌憚耳可見公論自在千古但駱議梅聖俞以私憾作碧雲駁毀范文正公則非是碧雲駁出魏泰之手假名聖俞耳泰即作東軒筆錄者

邊大綬

明末任丘人邊大綬為米脂令發賊李自成祖父墓賊旋敗衄走死王氏聞見錄載唐末巢寇犯闕一道人詣安康守崔某請斬黃巢谷金統水泉源中得窟窟中有

黃腰人舉身自撲而死道人曰吾為天下破賊訖未幾
巢滅大駕還京古今事相類乃如此

歆向

後書祭遵傳詔與驍騎將軍劉歆武威將軍劉向等伐
公孫述按劉植傳歆植之從兄字細君與植弟喜皆繼
植為驍騎將軍封浮陽侯向植之子嗣植為昌城侯徙
封東武陽侯歆乃向之從伯父也

周璆

陳蕃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蕃
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此亦仲舉事在徐稚
前

二八俊八顧八及

東京之末黨人有八俊八顧八及之名太學所標榜也
李膺杜密以下為八俊郭泰范滂以下為八顧張儉劉
表以下為八及至儉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
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則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

蘭馮禧魏元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
祗宣靖公繕恭為八顧朱楷田槃疎耽薛敦宋布唐龍
羸咨宣褒為八及中間惟張儉劉表同餘皆異名字

兩黃祖

孔融為北海相左丞黃祖勸融結袁曹融怒殺之此別
是一黃祖皆漢末人

樓護養呂公

前書樓護傳護為廣漢太守莽子宇與呂寬謀以血塗

莽第門發覺莽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到數日有捕寬詔書至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前輝光又云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按此呂公即呂寬父所謂與護相知者當是既執獻寬而收養其父母耳護出入王氏以勢利交得官又患難中殺故人予以媚權奸縱養其父母終身

金匱正屋
卷十
罪難末減孟堅既誤收之游俠傳中又載此事以為美談首尾自相矛盾又誤之誤者也

韓定辭

唐末詩人韓定辭仕為鎮冀深趙等州觀察判官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為王鎔聘劉仁恭與馬或倡和所謂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者事載全唐詩話按安陽集重修五代祖塋域記定辭乃忠獻王琦四世伯祖忠獻五代祖又賓稱庶子府君歷仕鎮帥王紹

鼎景崇鎔三世有子二人長定辭次昌辭昌辭仕為鼓城令
即忠獻王高祖也東坡嘗書前詩而云定辭不知何許
人豈未考其家世耶

烈婦

康熙十八年十月署江西巡撫布政使王新命上言浮
梁縣縣丞饒紹德妻朱氏母權氏遇賊搜洗慮被污辱
皆投繩死十九年三月偏沅巡撫韓世琦上言瀏陽縣
生員汪天溥妻魯氏於十五年六月遭棚賊為亂于爐

煙涸遇賊露刃迫脅抗罵不屈被殺禮部議旌表

應徐二高士

杭州應嗣寅徵士名撫謙性至孝母病數年撫謙侍疾
晝夜不懈母憐之強為娶婦終不入私室母卒逾祥禫
始行合巹禮坐臥不下樓人罕梯接以經學教授里中
生徒甚盛所著有周易應氏集解易學圖說書經蔡註
拾遺詩傳翼禮學彙編春秋集解古樂書今文孝經辨
定編注古本大學中庸本義語孟朱註大全拾遺較定

文公家禮諸書康熙己未 詔徵不至卒於家自撰無
悶先生傳略云學不適時不好禪不喜王陸家言為文章
不說合自怡悅而已密友多窮交經年不見與日見無
異足跡不出百里而泰華溟渤皆於書冊見之生不及
古人而羲農堯舜若接聲響也著書若干萬言人來觀
者亦不吝云同郡徐介字孝先陸坼景宣之甥也食貧
隱居三十妻死不更娶一麻布頭巾數十年不易嘗集

陶杜詩各一卷

秦李宗吳

蘇門之秦李李王同時之宗吳諸子其文詞高下不知何如然皆不失為君子而朱文公鄭端簡皆力詆之蓋諸子恃才凌物或不能無以為小人則二公亦難以一手揜萬世耳目也朱子左袒王介甫而詆二蘇公論蘇王二氏門人之文則寧取呂惠卿而不取少游又左袒張浚而終不得不推重李忠定君子不黨吾不謂然

司馬公和安石詩

司馬文正公為中丞奏彈王安石言非行偽王制所誅
非曰良臣實為民賊安石亦云自新法之行始終以為
不可者司馬君實也公集中載和安石二詩如安石明
妃曲云漢恩自淺胡自深公則云妾身生死知不歸妾
意終期寤人主和烘蠭云醯酸蠭聚理固然爾輩披攘
我當坐直如水火枘鑿之不相入而君子小人之用心
亦可見矣張子韶云溫公之門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
而得陳瑩中介甫之門一傳而得呂惠卿再傳而得蔡

確三傳而得章惇四傳而得蔡京五傳而得王黼

張獻忠黃巢

張獻忠亂蜀日城市祠廟焚燬無遺唯於梓潼縣七曲山張亞子廟盛有增飾遇張桓侯廟亦不敢燬唐黃巢之亂所過多被殺傷然獨厚於同姓如黃姓之家及黃岡黃梅等縣皆以黃字得免盜賊行事相類如此

羅文毅

菽園雜記載狀元羅應魁復官以病請告還鄉從遊者

頗衆遂立為鄉約凡為不善者不齒大惡者棄之於是
有強梁一二人被執投之水鄉人不平訟於官而應魁
適已卒其徒十餘人皆坐謀殺人為羅倫從者律使應
魁不死將置重辟矣予謂文毅嫉惡已甚不可為法適
足為盛德之累耳

叢氏

文登叢大司空蘭本漢稅侯金日磾之後相傳日磾四
十五代孫永遷縣之叢家峴家焉遂以為姓至今科名

甚盛江西多淦氏舊傳亦日磾後有金賦者為制置使
宋高宗為加點水遂有淦姓詳載于皇華紀聞

耿逸菴張仲誠

耿介字逸菴河南登封人順治壬辰進士翰林檢討遷
大名道副使康熙丙寅臘月禮部尚書掌詹事府湯潛
菴斌疏薦之略云原任翰林院檢討轉直隸大名道副
使丁憂回籍河南登封人耿介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服
官冰蘖自矢家居淡泊自甘潛心經傳學有淵源今雖

年逾六旬精力尚健老成宿素罕見其儔邇者

皇上念衛既齊之賢復其原官凡有寸長誰不思奮臣才具最下恩遇過隆豈敢竊位蔽賢自昧舉知之義黨蒙鑒臣愚誠將介徵取來京賜以引見可否錄用自有睿裁非臣愚所敢擅議也云吏部覆准下河南巡撫

起送入京奉

旨從優授翰林院侍講學士未幾陞詹事府少詹事予曩為湯公作繪川書院詩有云輶輶有耿介上蔡有張

沐著書各滿家衆流匯川瀆耿公實廉吏齋厨甘杞菊
張公赴徵車萬里向巴蜀正謂是也沐字仲誠順治戊
戌進士曾知內黃縣後以魏尚書環溪象樞薦起知四川

資縣謝病歸

烈女

閩縣旌表孝子王鑑女慧貞年十六許字儒士楊儼夫
死謀以身殉家人防之因請奔喪遂自縊

林氏

丁卯夏四月巡撫浙江金中丞鑑以海寧縣民陳雲生母林氏年一百八歲尚勤紡績疏請旌表部議給銀建坊曰貞壽

名平

漢史名平凡兩見一在蕭何傳勸何悉以家私財佐軍得免禍一在齊哀王傳諸呂欲為亂朱虛侯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齊王與中尉魏勃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兵入衛王宮使魏勃將勃既將以兵圍相府召平

曰道家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一名平耶智愚之懸殊乃若此

楊尚書古道

蒲州楊大司馬守禮既貴休沐歸里有父執某老儒也所居陋巷蓬蓽公往謁下車徒步拜於牀下老儒直呼其名蒲人至今傳之

王方伯

王庭宇言遠嘉興人順治己丑進士初仕為廣州府知

府歷官山西布政使廉介不苟所至以清惠稱罷官歸
足跡不入城市常衣布袍行田間人不知其二品大僚
也年踰八十乃卒五言詩清真古澹有陶韋風與石湖
邢昉相上下足稱逸品

何顏偽道學

何心隱在萬曆間屢變姓名詭迹江湖間所脅金帛不
貲嘗遊吳興誘其豪為不軌又與一富室子善僣之數
百里外忽曰天下惟汝能殺我我且先殺汝繼之湖中

取其家數百金然後縱之其黨呂光者力敵百夫相與為死友又入蠻峒煽惑以兵法教其酋長事聞於朝先曾祖時為湖廣巡撫捕之獲於嶺北置諸法罪狀昭然有御史趙崇善者挾私憾追劾先公殺心隱媚江陵而推心隱講學時先曾祖又以戶部侍郎養親家居矣雖事之本末自有公議而崇善捷捷幡幡良可畏也此事之詳具載大宗伯周寅所先生應賓識小編王弇州先生別集其所載頗山農挾詐趙文肅千金與姦良家婦為

心隱所毆事尤醜山農即心隱講學師也道學狼籍至此可歎可歎崇善此疏刻入萬曆疏鈔或未詳何顏顛末者恐輒信之聊復述及以質公論云

宋兩唐伯虎

宋唐伯虎字長孺初名瞻丹陵人庚之兄也治易春秋皆有家法性孝友史載其迎父瀘南及臨邛獄事時人以為難及附見文苑傳王翬隨手雜錄云全州進士唐伯虎至冥司主者放還語伯虎曰到人間為我轉法華

經亦當勸人誦之後仕為梧州推官六十餘卒

紀載失實

鼎革時小說紀載多失實嘗於史館見一書曰弘光大事記內言甲申年山東大姓新城王氏淄川韓氏起義兵爾時先伯父御史公與全家殉節先祖布政公年八十餘家居祭酒公奉侍避兵山中無義兵事其云韓氏蓋韓氏有僕王某李某皆乘亂聚衆為羣盜亦非義師其濟南以東舉義者有長山劉相國鴻訓之子孔和李侍

郎化熙而記不及之又云流賊偽制將軍至濟南推官
鍾性樸死之按鍾公字文子順天人崇禎癸未進士國
初為濟南府推官遷本省提學道僉事予順治庚寅自
童子為諸生中辛卯鄉試皆鍾公所拔烏有甲申死難
事耶野史之不足信如此

翟黃

新序魏文侯與士大夫坐曰寡人何如君也翟黃曰君
非仁君也云文侯怒而逐翟黃次至任座對曰君仁君

也曰子何以言之曰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
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復名翟黃拜上卿唐魏文貞
直諫忤太宗長孫皇后朝服而賀亦同此意

趙孝廉

趙孝廉起鳳字羽聖德州人篤於行誼常撰一本歌以
勸宗族作師友俎豆錄人各為傳贊又作一室合祀之
每節家祭後必及焉仍以餕其子孫加以粟帛歲時不
絕鄉里化之康熙甲寅年七十卒

黃綰

黃綰陽明之門人以議大禮附張桂得進用永嘉呼為平原十九客講學之流弊至此

烈女

林氏清玉武平縣人許字鍾廷楷楷以康熙十八年四月自京回中途病亡清玉聞訃痛哭竟往夫家拜靈慰姑候喪葬事畢解金耳環吞之而絕部覆旌表

賀醫閣

賀醫閭先生集一條先生聞巡按御史考試丁憂生員
歎曰壞人倫壞風俗莫甚於此古人凡有喪者天子之
命三年不過其門教孝也忍心害理君子肯為之乎近
日風俗日下方面大僚郡縣有司凡地方富饒者無不
營謀奪情督撫公然題畱吏部公然覆准不知一郡一
縣何以必不可少此一官而上下以賄成至於蒙面喪心如
此使醫閭而在不知如何扼腕矣 醫閭集又一條云內外
文武罕不出於宦官宮妾之門安望天下之治子謂宋仁宗

謀相於王素而欲得宦官宮妾不知名者此一事便卓絕千古

王山隨劄

張賓山講學貞生以言事謫歸居廬陵王山有定巖覆笥

峰木琴澗虎子巖諸勝皆伐木開道手自創闢賓山住

此二年復應

詔出歿于京邸又一年予入都門見其居王山時
茅屋隨劄一卷想見此公學道刻苦非人所及略
錄數則于此 王山金頂之勝在于高尤在于孤

然不高則不孤愈高則愈孤君子立身亦然 絶頂惟
高而孤雖天清氣朗無晝不風風聲四起衆山動搖人
立其上脚根不穩風欲挾之而翔行者相顧裹足予獨
欲於震撼處放步然而危矣 王山筍類多苦烹之亦
有真味又產苦菜浸之一宿饑來啖之頗勝園蔬然以
其苦多為人棄人生營營無日不苦日在苦中安之若
飴至飲食細故非刀俎物命便不可下箸安得攜此二
苦味令飽嘗耶 王文成訪地藏洞一異人值其睡方

醒問第一義諦不答徐曰周濂溪程明道汝儒家兩箇
好秀才語畢復睡張子坐臥巖中有以仙術告者回思
自幼識字及壯奔奔波波老忽將至鷄鳴而起便秀才
二字做不了何暇言仙 巖栖一年日月逝矣內省多
疚深自戰兢敬寫聖容奉以出入道大莫名非敢贊揚
聊以自警贊曰古今一人大哉孔子天地終始要其立
言非有殊旨道不遠人躬行而已諸儒沾沾新奇自喜
門戶異同恍惚疑似行非所知言大而侈憫我童蒙茫

茫涯涘逐影捕風出彼入此行不顧言人視人指而今
而後求歸於是未能希賢尚勉為士登高自卑行遠自
邇不善則改聞義則徙恭對聖容庶幾有恥宿雲霧
座大雪忽念及康齋先生十月單衾徹夜至以夏布帳
加覆毫無厭貧之意頗使人不暄自暖不火自溫客
來山中者輒贈竹杖強之登臨或曰孝子不登高不臨
深或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予曰不然天下惟看
破生死底人方不為生死所奪可為忠臣可為孝子可

以樂天可以知命

冷孝子

冷孝子名昇益都顏神鎮人諸生父植元好遠遊崇禎己卯歲適嶺表鼎革後兵戈阻絕三十年孝子發憤依肇慶道趙君韞退進美往端州冀便咨訪一日有喬某者亦山東人往西粵孝子跪請訪求閑歲喬返微聞其父歿於龍州土司孝子遂辭去溯牂牁而上歷三百七十餘灘自橫州達南寧又經遷隆思明行五千里遇那利人

蔡鄭二叟詢知與其父舊為龍州土司客乃與偕往復與葬師譚姓者遇竟得父櫬於龍州北門交帶橋側負骸骨歸孝子自叙其事為龍州扶櫬記冷一寒士父歿三十年竟能覓遺骸於蠻荒萬里之外視王紳滇南慟哭記尤難書之以風世云

范文肅家法

文肅范公文家法最嚴子弟不稍假色笑長子官戶部侍郎次子官翰林學士往往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

坐故忠貞承謨歷官督撫皆以清節著聞終殉逆藩之難

論者以為家教云忠貞弟承勲今為雲南總督侍郎

六女

廣州順德縣李氏簡姑定姑介姑潔姑寅姑璇姑遭滇
寇之亂誓志同死聯臂投淵又南海縣樵夫陳茂逢虎
斃命妻張順娘覓遺骸葬墳殉節禮部題准旌表南海
縣義女黃隨香罵賊捐軀赴焰死禮部覆無旌表僕女

之例

陳太守

陳龍巖福建晉江舉人累官江寧知府居官以清介聞隨州妖人朱方旦左道蠱惑四方督撫藩臬所至郊迎為立書院至金陵總督某公方延之衙署忽轅門傳鼓聲甚急遣問之陳立轅門外直對云無餘事知府某以朱方旦左道惑衆來請發下鞫審正法以安地方耳制府雖怒其顛然素知其廉幹亦不罪也後陳卒於官總督于成龍親弔哭之

足下黑子

晝墁錄云郭忠武使渾忠武瑩洗足見汾陽足下有黑子捧玩久之汾陽問其故渾答云瑩也足亦有之汾陽令跣足而視之笑曰不及我明皇雜錄安祿山初事張韓公仁愿韓公嘗令洗足韓公足下有黑子祿山竊窺視韓公問之祿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黑子比公色黑而加大韓公觀而異焉因加寵薦兩令公功名相埒若祿山叛逆亦與韓公相似相豈足貴哉又北夢

瑣言載西門軍容與吳行魯事亦同豈一事而傳聞異詞耶

秦羅子孫

說聽載秦檜裔孫臬宰湯陰綽有政聲每欲謁忠武祠輒逡巡弗果將及瓜謂同僚曰少保雖與先世有惡豈在後嗣耶且吾守官無愧神明往謁何害遂為文祭之拜不能起嘔血數升而死事在嘉靖初年魏莊渠提學河南歸為所親言之此與宋御史羅汝楫子鄂州知州

願事全相類汝楫附秦檜劾忠武願即著爾雅翼以古文名朱子稱為南渡第一者也

宋公子鮑

春秋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乃助之施既而夫人使昭公囚於孟諸使帥甸攻而殺之左氏曰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予以為丘明之言詩矣弑昭公者公子鮑為首惡罪不可薄觀鮑日數於六卿之門又竭衆以貸國中此與商

人田常革何異襄夫人以祖母欲淫其孫為昭公之不禮於已輒先殺公子卬等而昭公不能救令之田欲殺之蕩意諸言之而昭公不敢適諸侯蓋襄夫人平日有馮太后武曌之惡公素畏之而鮑因嬖幸以陰肆篡弑之謀非一日矣故昭公弑鮑遂立雖曰王姬實鮑之謀善乎劉原父權衡曰公子鮑為不臣襄夫人為不母而宋公未有無道之實也且公子鮑欲盜其國而先施於民襄夫人欲通於鮑而遂弑其君宜推公子鮑為首惡不

得輕此兩人之罪反惡宋公也昔儒謂左氏是非謬於聖人不其然歟



池北偶談卷十